

我的曼陀羅

從馬不停蹄的香港，一個人回到安大略湖上的老家，獨居生活其實並不孤獨，早上起來看湖天一色，黃昏時見帆影片片，東尋尋，西覓覓，一天很快就過了。

朋友問：你寂寞嗎？

我寂寞，是因為老伴走了，再也沒有形影相伴，沒有靈犀相通，也沒有可以任性吵嘴的人。屋子裡滿是他的東西，仍然等候著主人的歸來。但是衣櫃內他的部分已經慢慢被我霸佔，他留下的空間，將越來越被取代。還有律師及會計師們，正在努力把他的名字及身份從我們共同擁有的戶口趕走。

世界是無情的，他的音容仍然鮮明，病榻上那牢牢不放的握手，讓我依然心痛。但是正如「扎西拉姆·多多」的詩句所寫的，如果沒有那溫情的細語，深切的眼神，沒有那橫逸的衣袂，與金色的面龐，還會深記著你嗎？還會認得你嗎？

會不會有一天，我再也無法想起他的樣子來？而更糟糕的是，那再也不重要了。

看到幾個朋友的母親，甚至朋友自己，都患上老人癡呆症，原來記錄上最年輕的患者才只有二十多歲。一切記憶都被毀滅掉，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，那麼生活還有什麼意義，活過和沒有活過又有什麼分別？

記得初到港大工作時，剛好遇上一隊西藏僧侶在徐展堂樓展廳示範 sand mandala (沙雕曼陀羅)，四個盤膝對坐的僧人，各自小心翼翼地敲動著手中一支小管子，讓藏在管子內那染上各種彩色的細沙，慢慢地流出，堆砌一幅精細無比的曼陀羅。

那是煩複而又緩慢的過程，每天只有一點點的進展，我上課途經展覽室，都進去看看這幅沙雕是怎樣一步一步地成形。經過好幾星期，一幅佛陀在天堂人間禮拜的畫面終於出現在眼前，如此色彩燦爛，如此工筆細緻，重重地印記在我靈之深處。

但是畫成了，跟著就在誦經儀式中，毫不留情地把一幅精心傑作毀掉。清晰鮮明的曼陀羅，一下子就變成顏色慘淡的一堆細沙。

當時我也想，終歸都要毀滅，又何必如此費神？但是那次的經歷在我心中一直色彩繽紛，歷久不忘。在我面對生死別離的傷痛時，那一副曼陀羅又再出現了。一樣是滿臉慈祥的菩薩，一樣是四平八穩，層次分明的構圖，經歷無數次毀滅，那形象更是似曾相識，它用「扎西拉姆·多多」的詩句對我說：我要如何愛你，才能穿越浮華，穿越時光，不虛妄，不癡狂。

……然而，我們卻不能並肩策馬了……一鞭，就到天涯。

一次偶然的巧遇，讓我有緣經歷曼陀羅。也許並非偶然，三世前就註定了讓我那天走入徐展堂樓展廳。

Sand Mandala 是藏傳佛法的重要儀式，所用的顏料和細紗，都是天地間的原素，據說有發揮能量的功效。而 sand mandala 本身，就存有淨化和療治受傷心靈的意義。既然

一切都會毀滅，又再重來，這是天地無法改變的循環，但是我們並非沒有選擇，可以消極對之，什麼也得過且過；也可以對一切的短暫，彌加珍惜。

我不知道如何處理在多倫多的家，也不知道明年是否再回來，多年來辛苦經營的一個小天地，不知道落在別人手上會變成怎樣？一直想把對海的小露台變成小花園，但一想到暑期後就要離開，立即就升起「何必多此一舉」的念頭。再想，一個月與一千年又有何分別？科學家告訴我們，地球已經有六億萬年老，再過六億萬年也要毀滅。時間本來就沒有永恆，只有一分一秒。於是，我不加思索就去修飾露台，每天走一里路，一盆一盆地把花朵搬來。我用的都是一夏之花，夏天過了就死亡，但是一整夏都會不停盛放。像那一心一意的僧侶，我也一筆一畫地建築我的曼陀羅。

站在花簇中，對著一湖綠水，清風吹撫我的長袍。我就坐在那裡讀「扎西拉姆·多多」的詩句：臨風守望三千年，我是沉默的蒼天，看你流連，穿梭在無路的世間……

朋友來找我，就捧上一壺好茶，分享一片天地。那天，我的意大利好友帶著兒子來訪，小薩爾二十歲了，好不容易打入商界當實習生，機會難得，他卻十分焦慮，總是擔心未來的日子，覺得一切都不在控制中。父母愈是鼓勵，兒子就愈更徬徨。那本來聰明伶俐的腦袋塞滿了外來的東西，怎樣也不由自主。少時的小薩爾，像 Raphael 油畫中的小天使，碧藍的眼睛，金色的捲髮，十分可愛。現正大好年華，對將來卻只感到無限的恐懼。

朋友不斷叫兒子放鬆，let go！但是他們是第一代成功立業的意大利移民，本身就習慣了不停爭取和競爭，孩子從來就沒有在他們身上看到什麼是 let go；而他們提供的減壓方法，全部都是叫孩子做這做那；去練 meditation、去做瑜珈、去學自我表達。這些本來有用的東西，對小薩爾來說是又多了一項苦差。

我問他：你會玩嗎？你會有時容許自己什麼也不想不做，只賴在那裡感覺自己的存在嗎？

他說：不會！從未試過！

於是我邀請他一同遠望，看著遠方船隻往來，海天一色。同一景象，我看到的是日落黃昏，他看到的是月上雲端，我們走在不同的路上，我沒有可提供的話，只能與他一同讀「扎西拉姆·多多」的詩歌：

放手便是皈依
把心全部交給空性
任它相似相續也好
幻起幻滅也好
且枯且榮也好
把願望統統歸於菩提
任它劫長劫短也好
是輪回是涅槃也好
總之
交出去……
做個赤裸的孩子

在蓮花的柔瓣中
盤坐也好
躺臥也好
沉默也好
微笑也好
慈悲也好
智慧也好

「扎西拉姆·多多」是個來自廣州的年輕女作家，她最知名的詩歌「班扎古魯白瑪的沉默」，因被引用在電影「非誠莫擾 II」而流行：

你見，或者不見
我就在那裡
不悲不喜

你念，或者不念我
情就在那裡
不來不去.....

如此禪意深長的文字，很多人誤會是高僧手筆，其實作者的靈感來自「蓮花生大師古魯仁波切」所說的一段話：我從未離棄信仰我的人，甚至不信我的人，雖然他們看不見我，我的孩子，將永遠永遠受到我慈悲的護衛。

小薩爾的臉上顯示一片好奇的祥和，我相信他也感受到天地間那慈悲的護衛。

這就是我的曼陀羅！